

山右叢書

張四維集_中

[明]張四維 撰 張志江 點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张四维集

张四维著 王 强 编

上海三联书店

山右叢書

山右歷史文化研究院 編

張四維集 中

[明]張四維 撰 張志江 點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條麓堂集卷十八

書 三

寄王疏庵二

雲岩至，領教札，諄諄不異面談，感慰無量。某濩落不適用人也，區區一班之窺，頗能識適用之人材，故夙于長者傾心焉。門下藻鑑精審，其品隲人倫，巨細無毫髮僭，而愛之所蔽，復若有取于不材者，此某^{〔一〕}所以感知己而深自愧也。歲前負釁歸，遂與人事絕，間于親友處睹邸報，見度支諸疏議，鑿鑿皆成畫實事，詞不費而事理明盡，不覺慨然心服。嗟夫！天下事所由蠱率吾黨因循不任事所致，而多事者又浪爲更張耳。使得吾丈三數輩布之常^{〔二〕}路，其爲今日世道賴可勝言耶？某曩時不量，好言經世事，迨茲閱歷久，知非力所任，屏迹來不復關慮。第幼有書癖，欲及此未衰，恣意討閱，見古人行己措政，磊落多奇節，益目^{〔三〕}視眇小，輒復汗惡。假我數年，或于道有成，當網羅缺文，發揮疑義，明古英哲大致以諗後賢，庶不苟生天壤間耳。丈人勛業方茂，願厚自金玉，以答中外。山中佳致，迥超塵寓表，第鮮可與同心言者。雲岩旋，肅楮謝復，不覺刺刺，蓋懷企所欽，道遠不可致耳，知長者開緘，亦未免依依也。

又

再承翰教，具諗翁之垂念深矣。某濩落與世無當，第有耿耿之愚，乃長者所深諒，誠不能俯仰浮沉，毀方瓦合，甘爲夸毗子

所姍侮也。丈人負謀國長略，斯世所係重，乃拳拳顧問孱疏不置，故某自入山後，諸津要故人絕不敢輒相聞，至于門下，則時時欲陳見誠悃，士感知己，意氣固自不可忘也。古之君子，其出處不必同，要有所爲，但各隨其身之所遭，行其心之所是，以蘄有立于斯世而已，此固不可爲他人言矣。舍弟赴春試，便附楮布起居。北嚮燕臺，瞻企無任。

復吳泰恒

某屏迹丘樊，久不關世事。比聞門下司憲中臺，開府河洛，則訢訢然喜動顏色，匪以同袍私也。今天下吏治尚明作，然涉于有意，在上者類苛急以操切于下，在下者類橋^{〔四〕}捷以苟應于上，而無至誠惻怛、憂民任事之實心，世道真足慮矣。臺下質亮天植，不爲時俗近名套，隨所至必有實績嘉澤焉。以之綏輯中土，將四方是則矣。此於世道與有力焉，故可喜爾。使至，辱惠諭，感荷！感荷！某近買山一曲，引泉種竹，爲藏書之塢，日夕焚香理陳編，可以優游卒歲，終焉之計庶幾在此，私心所願，但冀忠賢早筦政樞，爲海內造福，使山中永有依芘耳。不宣。

復吳鵬峰

某濩落不諧時，且內顧枵疏，無所濟用，引分知止，益^{〔五〕}自審甚明，非敢負國厚恩，豫求閒適也。士之出處，禮義攸係；時之亨塞，運數所開^{〔六〕}。吾求自盡而已，外非所與矣。遠辱知己塵念，馳使垂問，情誼良篤，感荷何任！吾友直道古心，僕所夙信。借重中臺，按視南北，卓有風裁，持重宏雅，爲衆所稱頌，僕蓋與有榮焉。人心險側，振古若此，守己順遇，若來諭所云善矣，僕益因以自勗也。使返，附楮申復，布此謝悃，同心千里，不盡依依。

寄栗健齋三

仰惟翁明德茂才，繫望海內久矣。屬時搜揚耆碩，興建太平，一洗拘攣之習，乃翁裒然入贊樞府，此社稷之大利也。某疏拙多愆，橫招忌媚，避榮知止，分有宜然。蒙長者垂念，自發京過洛，計前後念餘日，而手教三及焉，厚意綣綣，感切心骨，仗庇于臘日抵舍矣。幸老親康健，松菊無恙，某得具菽水，撰杖屨，歲時奉大人籃舉^{〔七〕}優游故園山水間，誠至願也。出處有義，否泰有數，某誠不肖，不忍以此不貲之軀冒天下之不韙，丈人素知僕者，試以將來觀僕之進退。人各有心，彼戔戔者何以其心誠^{〔八〕}而量我也？張坤旋，附楮申謝，迨後某不欲復通音京國，故於此喋喋焉，更希台慈鑒原。幸甚。

又

抵舍不復與外事，竊計時日，擬翁且自仙里詣闕矣。承至辱台諭，乃知尚需代，境上鄉山在目，得無爲跂望勞乎？某自從宦遠游，不見故園春色且廿年矣。賜告歸來，適逢改歲，家有敝墅在條山、涑水間，鳥語花香，清流疊嶂，宛然勝境，不知武陵、社^{〔九〕}曲視此何如耳。方擬誅茅栽竹，爲藏書之所，朝夕嘯歌以寄遐況，蓋猿鶴風姿，故宜丘壑，非廊廟憎人，寔身與纓紱不稱耳。不意遽膺綸召，感激明恩，手足失措，顧此枵陋，亦曷能仰裨輿運萬一？猥冒殊典，進退無據，已爲一疏控辭，陳情頗切，未審天聽肯從人願否也。伏惟丈人蔽于愛厚，不見其短，馳念千里，諄諄下諭^{〔一〇〕}，隆指^{〔一一〕}深情，盎然滿牘，此心感激，雖萬口何能述也。謹附使者謝復，計台旌入都亦復不遠，樞軸有人，即疆場事不足煩杞人念矣。再拜緘封，有言不盡。

又

公子行，具有啓覆，方發而教命申至，感何可任？夫晉爲仕國，在前代以輔相業照耀天地者，往往相望，大段皆以真才直氣取重當世。自入我朝，前輩英偉非一，特內閣由翰苑序進，故吾鄉獨少此文實之辨也。某疏陋，何敢布^{〔一〕}前輩萬一，虱^{〔二〕}迹詞垣中，又特惴惴不類，乃竟爾叨冒，補地方缺，倍^{〔三〕}舉進有數哉！然此官非可濫竽，有所短即爲時所指目，貽嗤累世。某自受命來，夙夜不任惴惴。仰惟丈人素謬以爲可教，幸不吝終誨之，箴其愆違，引其不逮^{〔四〕}，俾獲稍有樹立，不爲鄉土詬耻，其受賜更宏也。不盡。

復陶雲谷

伏承藻翰，以僕之濫竽政府，特使言賀，具荷通家道義深愛，不覺中心佗僚久之。曩在詞林，與念齋丈特爲心契，所以立身許國，有永盟焉。邇歲僕避囂西歸，謂念丈即且柄政，勉以夙昔，俾力持世道。念丈愀然曰：“不敢負國，顧天意何如爾。”豈意爰立有日，乃天不憖遺，俾民失怙，而今忽令謏謏者參大政焉。每一念之，私心淒切如割，蓋私爲知己傷而公爲天下惜也。若念丈九京有知，則又必以僕之叨泰^{〔一〕}爲慰，第此朽蹇恐終莫能振樹，副良友幽明期爾。來使旋，謹楮仰謝，復此布區區者，以長兄與念丈兄弟間相爲知契，必以僕言爲不謬耳。臨楮惘惘，賜鑒幸甚。

復李勺溪

再承翰示，兼領楚中諸新刻，修己教人，壽民率屬，種種備矣。臺下德教，其沛然溢于七澤，固其宜也，仰服！至于唐音之

集，足稱具眼。宋初宗唐人律度，乃遺興象，中覺其非，一變之，復墮于直致，失風人體，故雖名公選唐詩，多不合矩矱。元人差近之，然多自讀唐詩中來，如今世讀時義舉子，雖高處能幾于作者，終非有本領，不可與語自得。乃今門下獨探玄珠于赤水之淵，其所詮擇要自心識所契，不拘攀耳目者，甚盛！甚盛！生氣盛時亦嘗志于此，未有成，棄去，乃宿習所在，故茲睹門下之精鑒，而不覺其躍然耳。不宣。

復黃^{〔一七〕}兑嶠二

承翰諭，兼領疏揭，具稔長猷深略、修職任事之實心，良所欣服。文皇既奠鼎燕都，建北寺而南苑牧不廢者，厥有深意，不謂近來乃狼藉如此。夫積習頽墜，振興未難，第中爲淺識者所建議革廢，則可痛恨矣。幸公剴切言之，縱不能悉復，理一分有一分益耳。不宣。

又

奏報使者至，承翰諭，具荷至情。南土不宜馬，而祖宗建僕寺滁陽，蓋有深意。邇來江南北諸守臣條議恤民，計馬齒，視國初耗減且半矣。茲仗臺下遠猷淵識，寔馬政興復之會，即不還初額，而見腴者得實用，且嗣後不復更減，則善矣。不宣。

復董右坡二

承札諭及揭示，具悉臺下軫恤民艱極其懇惻矣。秦、晉二區以邊供之急，每遇荒饉，第免存留，而存留又皆額費不可缺者，故其民特苦。今幸仗仁臺在上，爲之委曲申護，則此數郡民必蒙寔福也。伏希臺鑒，幸甚。

又

前劉侍御以鎮原等三縣土瘠糧重，特爲題豁，部覆行臺下酌處矣。茲承諭，以綏德糧本色難復，并及延、涼、鞏諸州縣之荒療當恤者，三縣與焉，而不言前疏覆，豈部檄尚未至陝耶？民困當拯，而司計者慮軍儲缺額取償帑運，往往執議不允。兄丈撫綏全陝，以宏猷淵略爲之劑量調停，俾民困紓而儲額不虧，則廟議無不諧矣。弟濱秦而居，稔聞諸郡邑艱厄。凡選人授守令其地者，疾首蹙額，不異隅^{〔一八〕}弃，而監司久無爲之言者，非仗臺下弘慈沃澤，民瘼其有極耶？不宜。

復邵梅墩四

淮北墾荒之令，歷代往往議之，未審曩時芍陂渠堰遺迹有可尋否。國初，曾移江南民數萬，俾李信國督之開種，數年有成。此其近事，不知於時措置方略何如也。覽揭示，具見明臺遠度深猷，令人欣仰，行睹變萑苻爲嘉禾矣。不宜。

又

承示河、淮遷變之詳，及所爲弭患通漕之方，晰如指掌，良仰！良仰！夫闢崔鎮口以利黃水就故道入海之勢，挑清河口令淮趨草灣，而復建閘清河之北，挽淮合河，此殆今日石畫必不可易者。第淮水既以清口高壅，回注山陽、高寶，灌浸新堤，則淮陽民患亟矣！何不即浚清口，而吳公南尋入江之道，必有說也。僕考黃河，初時上流多分支派，故下流不甚遷徙。自嘉靖中年支流淤塞，全河下注，乃無歲不遷徙。然彼時不惟不疏浚支派，支^{〔一九〕}從而築堰障之，惟恐復循故道者，以二法^{〔二〇〕}得金^{〔二一〕}河，其通漕反利耳。今二洪且壅，欲河循故道入海，若不開上流

支派，將歲無寧期。且渦口近祖陳^{〔二二〕}，誠不可輕議。若趙皮寨、孫家渡諸處，疏其一二故渠，使伏秋水漲猛勢有所分洩，庶下流安便。不然，縱闢閘崔鎮口數百丈，恐其湍怒未易馴也。夫事當遷變，營求之始，不厭爲謀深遠，唯高賢爲國忠慮，則異日利賴無已極矣。不宣。

又

承示，淮揚水患異常，民瘼特甚，即僕聞^{〔二三〕}之，已惻惻不可禁，矧明臺目擊墊溺，其勞慮何^{〔二四〕}知也！漕河築浚，二院意見不同，未審近來竟作何料理。水發在期，其河勢更有轉變否？大抵分猷共濟，人臣大義。今不必持己見，主先入，但虛心審實，求有益可久之策行之而已，在人猶在我也。自古治河者不與河爭道，蓋水渾性猛，其勢所去向，人力莫能阻牾，第在曲防而順導之耳。今日河勢果仍趨清口，赴草灣，即強扼歸故道，明且決裂南下；果其勢趨故道，即厚築崔鎮，不能拒其東行也。但當審水勢爲築浚，使人不柱^{〔二五〕}勞、事獲速濟可爾。且二院以天妃閘爲分境，河歸故道，則諸障導及建閘引淮皆當屬之河道；引河出草灣，則拓水口、浚河身者當屬之漕運。其議之相左，雖各出所見，迹得無涉壑鄰國耶？二公亦未必有此心，而爲之屬者則各擇便利耳。唯臺下詳訪而密察之，必有畫一說也。不宣。

又

江藩借重臺榭，匪直負^{〔二六〕}肅是資，緣多材之區，籍宗匠典賓興，必爲國得真才耳。往時諸先正講學此地，車^{〔二七〕}爲後進領袖，海內所宗仰。後之浮僞者乘之，乃假性命玄眇之談，濟以押^{〔二八〕}闔縱橫之說，以行其鼓煽黨與、傾險排奪之術，大爲士

風、世道害。今雖少息，然蘖本故深痼也。幸大雅持衡是邦，寔舊染維新之會，伏望惇篤本寔，使曉然知所趣舍，則世道有賴焉。不宣。

復吳自湖七

凡客道淮徐入都者，咸讚高寶新堤之美，崇壯堅緻，矗如游龍，謂必爲運道久遠利，固知偉人建置非尋常可較量也，心誠仰之。茲承諭，今歲漕事益早，何莫非弘猷所運濟，計入閘當在黃水未發前數月，保無虞矣。第河道上流非大加措理一番，歲塞歲補，寧爲經久計？今議者皆憂之，而未知計將安出。竊擬臺下必有石畫，幸不吝見教，縱其事難卒舉，僕願與知焉。

又

承諭河道修治利害之決，了然可觀矣。第復老黃河故道，爲費八十萬工，力既難輕舉，且河性遷徙無常，縱極力爲之，恐異日未必即經久循故道，不他適也。混江龍前大疏題揭，生置在几榻閣^{〔二九〕}，此良簡便易試，可朝夕取效，要在往來勤而持之有常耳。河水泥濁，久流必淤，淤必徙。若此法歲歲常行，則可以不淤，即今日水道且永無患。若釋此不爲，雖復老黃河故道，數年後亦必淤，淤必復徙，無疑也。人苦意見不合，難在謀始耳。若試之已有顯效，昭然在人耳目，亦無容固執一隅，不舍己而人是從者。臺下第多爲此具，勤疏徐、呂以南之漕，逐漸而上及於徐、呂，任其地者不內愧，即爭先從事矣。何如？何如？臺下職總漕務，必運糧達都乃爲終事，雖有分地，須委曲以濟國務。事有耐施行者，不妨見教，蓋今日聖明所委重於公者特至也。潯炎，幸爲國家加攝。不宣。

又

再承揭示，淮復南徙，而河自尋崔鎮故道以行，水勢真日異而時不同哉！未審淮入江之道近得通利否，仰^{〔三〇〕}復引而北出清河也。高實^{〔三一〕}湖水之溢，以淮無所洩，灌注其中使然。或南或北，淮水得一道洩走，則二湖水勢自殺，實應越壩之築，異日必有可下手時，第未可以期月待耳。覽開示諄諄，知臺下謀國之心勤苦至矣。清口淤墊，既用混江龍振蕩水下甚利，則前所議建閘引淮之工無庸言矣。倘淮果入江，則自高郵而北，恃藉何水以接漕於清口也？伏秋且近，恐潦漲之患未可戀^{〔三二〕}定，徐、沛間或更有可憂耳。不宣。

又

承諭揭，復監兌，增補潤，俱屬轉漕，切計自此江南運事之累，十去八九矣。辱示挽淮北返，殊慰，計此時已達清口，東趣海矣。未審近日河流復有遷改否，前論謂黃河由崔鎮出故道，今欲自清口而北建閘，引淮以通于河，甚善道也。近聞門下與河道議，有謂清口以北不可隄則不可閘，且黃河尚自此行，不盡歸故道也，果否？若今清口已通，淮泥^{〔三三〕}北出，河水秋漲，恐復填闕，則淮揚之患何時而止？若如前論，道淮入江，令河獨由草灣入海，亦可免淮揚患歟？國計民生，所仰仗宏猷者甚重，惟公熟思，其可毅然內斷於心，盡一上請，方今國是明正，不令任事者獨勤且苦心也。朝夕幸強飯，餘不悉。

又

辱札諭，無^{〔三四〕}示河議，具領至教。昨歲公原議欲還河故道，冀紓淮安患耳；清口以北建閘引淮，則爲漕道計也。彼時正

慮役巨費夥，措手不易。今河自歸故道，淮自清口出，下流仍與河合，即漕舟稍紆曲，然比之啓閉閘壩省力多矣，民患國計，兩得其便，良有天助。當嘉靖末，漕臣亦嘗建議，謂全河南注，溢入清口，恐淤墊漸高，淮水不出，擬築堤障清口，引淮東行，自七里店入河，正慮近日之患。今河、淮之合復在清口東，乃昔人所欲不惜工力從事者也。此時伏秋，發水期已過，河、淮安流，則高寶湖水必漸消滅，堤工行見奏績耳。賢者獨勞，《北山》所以興刺，然公之茂猷嘉績，則固聖心簡在久矣。不宣。

又

再承札諭，其指陳水患曲折，較量利害，區畫浚導之宜，明若視掌，領教殊深，至矣！導河入海，導淮入河，此必不可易之論，必不可已之功，所當纓冠亟圖，不可少緩者。河自尋故道，省工費數十萬，極有天幸。浚清口，建閘壩，挽淮入崔鎮合黃河，費省而爲利且可久，或傳公亦無異議，但恐措理緩耳。向時河道遷徙，多在伏秋水發時。今即於發桃花水時衝夾^{〔三五〕}，則秋來恐猶有變，所謂大開崔鎮八十丈之舉，須目下完之，乃可待變耳。聞二洪近亦少淤，若混江龍不以時振蕩，則秋來水患或更在徐、沛。臺下爲國家建深計，總漕首末，廟議悉仰成焉。希無以分土嫌越俎，必欲避形迹，幸不吝密示耳。不宣。

又

辱諭，知草灣、海口已分工興事。門下勤恤民隱，不憚胼胝，豈惟民力丕作，將神具^{〔三六〕}是相矣。仰甚！仰甚！河勢湍悍，下流盡受中原諸水，故歲有衝決。今誠得便道沛然入海，極爲善道。然尤須多爲支流，凡近海地勢，河所經流有可攏者，即爲道引之，何如？蓋水分則勢弱，不能厚蕩沙泥，既殺衝搏，且

少壅淤。昔禹疏九河，意蓋有主謂也。門下深仁遠猷，將爲淮北莫萬世安，敢布其愚若此，唯高明擇焉。幸甚。

復潘印川四

前奉書以河事請問，辱翰示，條析事理，明白洞悉，鄙心乃無所惑。然籌畫固貴豫定，興作當有次第。今俟潦落之時，且急築高堰以拯淮揚之溺，徐觀淮流入海之勢何如，乃議塞崔鎮，至于蕭縣以北上流之工，又當俟河、淮安流，乃可舉事。蓋此大役不獨措理經費之難，且興動大衆，頻年不解，其中亦有隱憂，元季之事可爲大鑒。今之進言者，喜生事而無遠圖，又每持此以歸咎廟堂坐視民患不爲拯救，不知當軸者之苦心深慮也。百凡幸惟慎重審圖，以副鄙願。不宣。

又

再辱明示，黃浦復底績，河、淮艱鉅之工既已悉竣，餘可計日待耳。河性洶猛，自古治河患者咸欲分攏支流以殺其勢，非一人矣，乃明臺獨議悉塞決口，驅全河之水以衝刷故道之淤。初聞殊異之，今竟以是道成功，若探券索負，此豈可與循襲故常者同日語識量哉？敬服！敬服！僕前清口伏秋之慮，蓋未知近日河身深卑如是，且家在河濱，習其性之遷變不測，故謬爲杞人說耳。承諭，及^{〔三七〕}豁若發蒙矣。不宣。

又

承翰示，高堰之決口已塞，全堤合築，聞之忻慰無量。非臺下誠心忠計，躬自督閱，安能力遏橫流，拯淮揚數千里沮洳昏墊患哉？自是黃浦底績，桑土漸藝，且爲地方永賴於世世矣。僕猶慮清口黃、淮之交，每歲伏秋水發，恐有激鬥潰溢之變，更

伏^{〔三八〕}臺猷預爲周計曲防耳。不宜。

又

承臺翰，秋水屢發，不盈河漕，而高堰隄外亦復乾涸，自是淮南民永莫攸居矣，真萬世功也。上流之議罷工申守，似亦得之，第未審夏^{〔三九〕}蕭漫流之水，今能成渠否也。近因河勢驟遷，議者咸以北徙爲慮，而諸堤歲久多缺漏，補葺增置，衣衲之防有未可忽者，不然，一旦決裂，其及措手乎？大工誠未易舉，而事有可爲者亦宜相幾豫圖，要在不費事，不失時年^{〔四〇〕}，更惟明臺留意焉。

復胡雅齋四

報代使者至，辱惠諭，其論吳中兵防、儲計，可謂簡而盡矣。以臺下明猷雄略，一指麾間，當使積蠹一清，遠邇易聽^{〔四一〕}者，東南民瘼庶其有瘳乎！良仲^{〔四二〕}！良仰！然所諭重故習甚於條令，畏橫議甚於國法，則今天下有司通弊，匪直吳會然耳。此惟賴賢豪毅然督繩而振勵之，固廟議所樂聞也。

又

吳會號多口，自來從政者畏之，故立事不易。臺下一心在公，遇事即直前不顧。開鹽瀆，役練湖，完蘇、松糧賦，率不動聲色，咄咄間辦之，豈獨其才詭異人，亦其威信所襲，有在不令不怒之先者耳，聞之，不覺擊節。其調停本、折，量示寬恤，尤得張弛之宜，東南之民風吏治自是其一變矣，殊善！殊善！願公益自信，今世道清朗，訛言無敢興也。不悉。

又

承諭，歎事悉如來命，借重明臺指揮矣。所爭錙銖而敢鼓衆

哄官，五邑朋亂，法紀所在，不有以重折其萌，將何所不至耶？今朝廷不專主先定之說以慰釋其不平，則凶人所用倡衆之本已拔，按行渠魁之誅以章國典，非可逭也。不宣。

又

再奉諭，其^{〔四三〕}稔綏輯地方始末，此事業已奉明旨下公等處分矣。大段政體要在公平，歟與五縣紛紛，皆由不平致之。惟付之至公以釋其不平，將人心自服，干紀者可得而理矣。若坐首事之邑，恐嫉惡已甚，反使不靖者得復藉口，惟高明圖之。裔境小有寇攘，豈足爲明肅累？第責所司必得渠魁，庶將來知懼耳。不宣。

復李漸庵

僕承乏春試，猥以枵陋忝大典，第恐士風醇醨關世道否泰，不量綿淺，思挽而正之，所謂有區區之意焉爾。伏奉明誨，不加譙訶，過爲獎與，若有當於大雅之通觀者。此由臺下守道固而取善弘，僕固深幸之，而有所不敢當耳。且責寔興事，廟議蓋切切日提撕之矣，而郡邑小大吏兢兢修職業、不外飾者，惟東土翕然改觀聽，則臺下奉宣詔書，綜覈明而功罪審也。夫僕徒托諸言耳，臺下則已見諸行事之寔。僕方嚮服公，而公乃復有概于蕪言，若此無亦取其意與？承示時弊，其積習非一日，非有灼見定力，安能驟易弦轍？然張弛有緒，而久久且使安焉，此惟可於臺下冀之而已。不宣。

復劉憲吾二

承諭，盛暑行役，徧歷三鎮，可謂賢者獨勞，甚矣！然以臺下壯猷，及是時詳觀疆場曲折，即異日借重開府，其制勝樽俎不有餘算哉？三關內險龍泉、平刑一帶多藉林木爲障，近五臺諸處

乃因游民開田，縱火赭山，殊於防禦計爲非宜。此皆百^{〔四四〕}年所長育，砍伐且恐通道，奈何任其焚蕩也。希臺下爲一詰禁之，有聞附白，幸賜諒。不宣。

又

再辱諭，及仰承明臺申嚴伐山之禁，此地方莫大幸也。東關有大同爲外蔽，然虜亦時至，所以少警，則山峻水深，足隔礙虜騎耳。且偏、老歲費築繕，即虜至莫能禦，故議者率謂種樹爲長策。然自多事來無慮三十餘年，而種樹竟未成，則其爲之難也。故僕聞東人焚山，心竊惜之，屬臺下教至，即因以申覆耳。伏承臺諭，兼示榜禁，良增仰荷。不宣。

復高鳳渚

再奉臺札，諄諄以亭障未繕、徭賦不均爲言，且毅然圖所以固封守、蘇罷瘵之策，極知臺下爲山右安攘計至深遠矣，無任欣戴。先朝以大同外障，三關不以邊論，故防守殊略。自正德、嘉靖來，三關日多事矣，顧司封者日卒卒謀目前，不遠慮，力亦不及，時亦不暇也。自虜款塞來，廟堂汲汲申飭繕塞練武，爲未雨綢繆計，且遣大臣閱視至再，其言三關修守詳矣，乃不知猶疏廢若此，良可寒心，良可憤恨。夫慊^{〔四五〕}痼之疾，惟盧扁能知。人情偷安，猶^{〔四六〕}勞之必生怨，故前人多捱日自釋以去。今臺下疾若己病，欲以瘵^{〔四七〕}之，須自其要且衝者先從事焉，尤必糧餉足，犒賞豐，使人悅^{〔四八〕}忘其勞，乃爲善道。第須先處錢糧耳，其墩牆緩急、修建次第，俟臺議既定，請先繪圖貼說見示。大段西關山勢陂陀，無甚高險，且土多沙鬆，易於頽壞，必扼要據險，使虜不能越，且可久恃，將必有道焉。亦嘗有人稱種樹之說者，弘、正以前，三關少警，則林深勢阻耳。自伐山適^{〔四九〕}道，